

文章编号: 1000-0585(1999)01-0045-08

# 中国海外移民类型及移民族群特征探讨\*

陈秀容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 中国人移民海外历史悠久, 近百余年来规模最大, 至今已超过 3 000 万人。中国海外移民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概要回顾了近代中国各类型海外移民的历史, 分析了海外移民的世界分布格局及其形成原因。在揭示海外移民为当地资源开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独立作出重要贡献基础上, 对华人族群民族意识、文化属性、传统华人社会结构、双重认同、不同地域华人族群特色以及海外移民不同程度融入所在国主流社会的类型等进行了研究。文章强调, 当前对不同地域华人族群所居地位和作用, 应加深理解, 在振兴中华进程中, 国家应高度重视这一族群能力的发挥。

**关 键 词:** 中国; 海外移民类型; 移民族群特征

**中图分类号:** C924.2      **文献标识码:** A

人口迁移是世界性问题, 随着经济发育程度的提高, 社会开放度的增大, 跨国迁移将是不可逆转的潮流。由于历史种种原因, 我国公民迁移国外及其繁衍的后代已达 3 000 万人以上。探讨中国海外移民类型、移民族群特征及其与母体的互动关系, 不仅有重大理论意义, 而且对如何发挥移民族群优势, 对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一体化, 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 21 世纪的可持续发展, 有着特殊的、不可替代的实际意义。

## 1 中国海外移民类型及其形成背景

中国人移居海外历史已有千余年, 不同历史时期移民的动因、类型、规模及其影响有所不同。移民原因包括非经济和经济原因两大类。非经济原因最有影响的是历史上因战乱或朝代更替而移居海外, 这种原因流向南洋人数最多。

经济原因移居海外者可分为“华工”、“华商”、“华农”、“华自(由职业)”等型。“华商”、“华自”型是自动移出的, “华工”、“华农”型则多是被强迫而移出的。宋元时从闽、浙等地开始大量出现以中、小商人为主体的去南洋经商的活动, 其中有一部分定居下来, 成为第一代华侨。随着郑和下西洋, 明朝与各国“朝贡贸易”体制的形成, 粤、闽的许多商人利用合法途径进行贸易移居南洋。16 世纪下半叶明代海禁开放以后, 移居海外经商人数

\* 本文承蒙毛汉英、郭来喜研究员悉心指导帮助, 特此致谢。

收稿日期: 1998-06-14; 修订日期: 1998-09-0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9371022); 振兴中华教育科学基金资助项目(9701)

作者简介: 陈秀容(1942-), 女, 福建福清人, 1991 年获香港大学博士学位, 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研究员。长期从事东南亚区域研究, 出版《印度尼西亚农业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地区不平衡性》(英文)专著, 发表论文 10 余篇。

剧增,当时华侨在南洋的中介商地位,使得西方殖民者在南洋建立殖民地初期对华侨采取招徕政策,这对中国人移居南洋经商起很大推动作用。明代的海外移民除华商外,还有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由于下层劳动者贫困化的加剧,鸦片战争前的海外移民,商人比例减少,贫苦、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则逐渐居多数。

清末民国初期,华工成为中国海外移民的主体。在1840年~1949年中国历史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期,中国人移居海外规模最大,移入地以南洋各地为最多,并扩展到美洲、欧洲、大洋洲和非洲。这百余年的移民流向和流量奠定了今天华人华侨遍布全世界的基本格局。这一时期移民的数量,以华工而言,从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就有至少六、七百万契约华工被运到移入地。1881年~1930年到达新加坡的中国移民大约830万人,其中契约华工就有600万名左右,大多数由此被转贩到世界各地。

大规模的华工移民流有着其深刻的国际背景。19世纪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加剧了对殖民地的原料掠夺和商品倾销,东南亚锡矿的开采,橡胶园的开辟,北美、澳洲、南非的金矿开采和铁路建设,南美洲种植园的拓展等,均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而19世纪初英、葡、美等国已相继废除黑奴贩卖制度,因而刻苦耐劳的华工就成为这些殖民者掠夺的对象。本来从15、16世纪西方殖民者早就开始使用华工,19世纪初,契约华工制随着英属马来亚殖民地开发的需要而兴起。当西方殖民者迫使清政府将华工出国由非法转为合法之时,大规模的华工移民流由此形成。

中国海外移民类型从“华商”、“华农”到“华工”型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内部的演变,其变化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华史,同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近百余年大规模“华工”型移民流的出现是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产物,也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结果。上述移民多从广东、福建、江浙等东南沿海地区移出,缅甸北部的华侨矿工则从云南移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赴欧华工主要来自中国北部东北三省、山东、河北等省。论籍贯,以山东为多。赴欧参战华工是由政府组织的、具有政治外交目的的行为,不同于前述的契约华工。赴欧华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法、英、俄协约国为了弥补三国后方劳力之不足,从1916年起,先后到中国招募的。这些华工前往协约国从事掘土、伐木、采煤、筑路、开矿、挖战壕等苦差,总数约23万余人。欧战结束后,多数华工被陆续遣返回国。

华工出国潮之后,20世纪20至40年代仍有大量中国人多因经济原因移居海外,1918~1931年,仅从汕头和香港出境的中国移民就有380万人。这一时期移民多流向东南亚。1931年后,东南亚各国对华人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华人移居东南亚的人数大减。

50年代以来出现了“华裔再移民”型族群,具有中国血统、已取得所在国公民资格的华人,又从原所在国移居或再移居到另一外国。主要在某些东南亚国家中华裔受排斥而产生的移民,人数虽不太多,却形成一种新颖的华人移民类型。二战以后,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移民政策的调整,发展中国家人口大量移居发达国家。华裔再移民是这个潮流的组成部分。

近20年来,中国人移居海外的主要移出地为中国大陆和港、台等。港、台移民动因以寻求更好的发展为主,其中也有不少基于政治上的考虑。香港移民多为专业和投资移民,台湾移民主要为留学和投资移民,大陆新移民(中国大陆海外新移民的简称)则多为留学不归、家庭团聚,还有专业移民、投资移民、劳工移民等,并有一些非法移民。自1978年至今,大陆新移民约有110万,大致占战后世界移民总数的3%。据美国移民部门估计,战后

迄今华人移民不超过 400 万<sup>[1]</sup>。这些数字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新移民数量在华人国际移民潮中占很大比例。大陆新移民人数之多，影响之大，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移出地范围比近代中国人迁移海外更为广阔，但就规模移民而言，依然多在具有移民传统的沿海省份。由于战后各国移民政策和法律的差异，接受华人移民的数量大不相同。大体上北美是最主要移入地，其次为澳大利亚、日本与西欧，再次为东南亚国家。除少数技术和投资移民外，近年进入东南亚国家的大陆新移民大多数是通过非正式途径。南美国家也成为部分大陆新移民的移入地，但这些地区，甚至东南亚，多作为向发达国家再移民的中转站。港、台移民，以及大陆新移民多为“华自”和“华商”型，东南沿海移民多“华农”与“华工”型。

纵观中国人迁移海外的历史长河，各类型移民族群移出的历史背景各有差别，各族群移居海外的流向、流量、移出和移入地等均同国内、国际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息息相关，移民族群人口的迅速增加，以及今日的分布格局，主要是近百余年来形成的（表 1、2），中国人迁移海外的动态过程组成了世界移民史重要的篇章。

表 1 各类型移民迁移海外状况

Tab. 1 Migration of different patterns of overseas Chinese

历史时段	12 世纪初 ~ 16 世纪下半叶	16 世纪下半叶 ~ 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 ~ 新中国成立	20 世纪 50 年代 ~ 今
移民主体	华商	华商、华农	华工	华自、华商、华农、华工
移出地	粤、闽、浙	闽、粤、浙、 滇、桂	粤、闽	东南亚、中国大陆、 香港、台湾
移入地	东南亚交通、 贸易中心地区	东南亚、东北亚	亚、美、欧、 大洋、非等洲	北美、澳、日、西欧、 南美、东南亚
数量/ 万	10 余	100 余	1 000 余	2 000 余

资料来源：根据陈碧笙，世界华侨华人简史，厦门大学出版社，巫乐华，华侨史概要，中国华侨出版社等编制而成。

表 2 各大洲及东南亚各国华侨华人人口分布

Tab. 2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of ethnic Chinese by continental and by country in Southeast Asia

项目	亚洲		欧洲		北美洲		南美洲		大洋洲		非洲
人数/ 万	2 081. 3		78. 1		273		43. 9		41. 6		10. 6
占总额/ %	82. 3		3. 1		10. 8		1. 7		1. 7		0. 4
国别	印尼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泰国	菲律宾	文莱	缅甸	越南	柬埔寨	老挝	
人数/ 万	500	528	223	400	100	6	150	100	20	4	

注：世界华侨华人数字尚未精确统计，以上数字是根据《华人经济年鉴，1996》编制，为最保守的估计，实际数字要超出相当程度，所列数字仅供参考。

## 2 移民族群特征分析

### 2.1 强烈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爱乡情感

整体而言，中国移民族群在移入国均保持中华民族属性，开拓进取，适应环境，不断壮大。同时，具 5000 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根深蒂固地保留在这一移民族群之中，其第一、二代尤具强烈的中国归属取向以及爱国爱乡情感，一向关心中国的命运。

在竭力支持孙中山革命运动中华侨所表现的爱国热忱就是极鲜明的例证。孙中山先生本人就是移民檀香山的华侨。他于 1894 年在檀香山创立的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政治团体兴中会, 绝大部分会员是华侨。经孙中山倡导成立的同盟会在国内外建立了 9 个分支机构, 其中国外占 4 个支部, 而国内南方支部设在香港。实际上海外组织的力量比国内大得多。革命的策划与组织主要在新加坡、越南和香港进行。华侨不仅是孙中山革命的倡导者和积极参加者, 而且几乎承担了革命活动的全部经费。孙中山谈到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时, 表彰他们在经济上的支持: “慷慨解囊者, 多为华侨。”

为了支持抗日战争, 华侨领袖陈嘉庚, 团结当时南洋 800 多万华侨, 建立救亡助战的组织——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简称南侨总会, 主席陈嘉庚)。南侨总会除积极支援抗战经费外, 还组织归国服务团、战地记者团、慰问队、工作队、医疗队等, 回国进行战地服务, 直至上火线杀敌。1939 年, 中国沿海港口全都被日寇占领或封锁, 刚修通的滇缅公路成为保障获得抗战前线补给的唯一国际通道, 急需大批汽车司机和修理人员。陈嘉庚先生号召并组织 3200 多名南侨机工分九批回国支援抗战。奋战在千里滇缅公路军事运输线上的南侨机工有 1 000 多人, 为抗战的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英雄壮举雄辩地说明了华侨爱国献身,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会长的陈嘉庚先生, 在抗战胜利, 重庆各界为他举行安全庆祝大会时, 收到了毛泽东送他的一幅“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的亲笔题词。

众所周知, 陈嘉庚先生不仅为侨居地创办和资助了许多学校, 而且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尽心竭力, 创办许多各类学校和大学, 为后人留下光辉的典范。总之, 在这近百年的历史时期, 华侨强烈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爱乡情感使得他们同祖籍国特别密切的联系不仅表现在经济上的慷慨赞助, 而且还体现在政治上为祖国为民族而献身的光辉业绩。

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积极支援家乡建设, 投资兴办企业和学校等, 对中国经济建设及教育事业等的快速发展所做重大贡献为世人瞩目。投资地区较一般外资更集中于沿海侨乡省市。华侨华人投资家乡不仅有“商业”性, 还具有“乡情”意义。许多华侨华人捐资赠物, 为兴建学校、医院等公益事业以及修筑桥梁、道路、自来水与大江调水工程等基础设施提供经费, 使侨乡面貌发生惊人的发展变化。正是利用最大侨乡优势, 广东省 1996 年实际利用外资 132.6 亿美元, 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 117.5 亿美元, 分别占全国的 24% 和 28%。大量利用外资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迅速发展。同年该省外贸出口总额 590 多亿美元, 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 39%。“苏州工业园”为新加坡与中国共同投资的开发项目, 新加坡的投资虽以政府资本为主, 也有丰隆集团等华人企业集团参与投资。其投资规模很大, 工业园区范围达  $70 \text{ km}^2$ , 开发项目已不是投资于某个产业的个别项目, 而是投资建设一个新型的城市社会, 这是二战后国际资本移动中富有特色的投资形态。

## 2.2 为移入国经济发展及民族独立作出重要贡献

历史上, 在东南亚各移入国, 中国移民族群遇到两类经济文化水平发展不同的民族, 一类是殖民地国家的统治民族, 另一类是当地土著民族, 华侨多同当地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与当地民族并肩开发经济, 并为当地民族独立运动作出贡献。

中国移民族群将刻苦、耐劳、勤奋等中华民族的美德, 以及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带到移入国各地, 成为东南亚地区早期经济开发的“拓荒者”, 最初在种植养殖业和采矿业, 其后在流通领域, 商业、进出口贸易、航运业等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中介商的地位使华侨

成为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中国人民历史上形成的不屈不挠的革命传统亦体现在海外移民族群之中。华侨在东南亚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 1740 年～1743 年印尼华侨曾联合爪哇岛人民反抗荷兰殖民统治而起义。当今印尼华人首富林绍良曾在抗击荷兰殖民主义斗争，捍卫印尼共和国的独立战争中冒着风险，为反殖民游击队输送各种物资。菲律宾华人曾举行反西班牙殖民者的起义，并参加菲律宾革命。1593 年领导华人船工起义暴动的菲律宾华侨潘和五被誉为华人英雄和菲律宾英雄。

二战以后，东南亚国家先后取得政治独立，并努力发展各自的民族经济。自 50 年代中期华侨陆续加入居住国国籍，成为当地公民之后，其资本和经济也相应演变为华人资本和经济，成为当地民族资本和经济的组成部分。近 30 年来许多华人企业家不再局限于以往经营的传统行业，而是创办各种制造业<sup>[2]</sup>，积极参与所在国工业化进程，为所在国由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作出贡献，加快了当地经济与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由于近 30 年来的发展，华人经济在东南亚各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他们的经济势力壮大了东南亚各国民族经济的力量。据估计，泰国华人在商业经营方面，包括经营规模、范围、金额等，约占全国的 80% 左右<sup>[3]</sup>。印尼的整个经济命脉控制在政府企业和原住民企业手中，但华人企业在某些行业中占有一定的优势地位。据 1990 年统计的不同民族所拥有的行业别企业数字计算，在制造业的大企业中，华人占有 73.7% 的比例，在中小企业中也占有 60% 以上的比例<sup>[4]</sup>。在排名前 50 位的印尼企业集团中，华人企业集团有 42 家，占 84% 的比例<sup>[5]</sup>。

作为当地民族资本的组成部分，华人资本不但在所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还是该国经济外向型发展的主要承担力量。如泰国的对外投资是以华人企业为中心进行的，正大集团是在中国投资规模最大、行业最多的华人企业集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东南亚各国官方和民间同中国的经贸合作取得较大进展，其中华人企业家发挥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近年华人企业集团跨国经营的开展和华人经济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有力地促进了东南亚各国对外经贸合作的蓬勃发展，为东南亚国家拓展海外市场，密切与世界各地的经贸合作关系作出重要贡献。

### 2.3 努力保持中华民族文化与社会传统结构

中国移民族群定居移入国之后，在语言文字、家庭教育、伦理道德、文化崇尚等方面均努力保持中华民族文化基本属性，以华文教育、华文报刊及华人社团作为传播中华文化并保持民族意识的重要手段，重视以华语进行教育和支持、鼓励海外华人为此种教育权利甚至与当地政府抗争。在华侨社会历史最悠久的东南亚地区，华侨所办华文学校在二战后曾达几千所，几十万名学生同时在这些学校接受华文教育，各国华文教育蓬勃发展（表 4）。60 年代以后，东南亚各国在文化上不同程度的同化政策使许多国家的华文学校受限制或被封闭，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华文学校得以继续发展。在各阶层人士共同努力下，于 1956 年创办了东南亚第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不过，由于新加坡政府的政策和华人社会需求的变化，南洋大学于 1980 年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华文学校被取缔的国家，仍有许多华人青年学生设法学汉语，不少华人父母要求子女以汉语为家庭用语。学汉语的诸多原因中，“我们是炎黄子孙，不能忘记自己民族的文化”，——这是华人普遍的认识。

表 4 战后初期东南亚华文学校的分布

Tab. 4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school in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initial post-war period

项 目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sup>①</sup>	新加坡 <sup>②</sup>	泰国	菲律宾	印度支那
华文学校 (所)	908	1 680	349	426	149	228
学生总数/万人	23. 1	25. 4	7. 4	6		

注：① 另有华文夜校 139 所，夜校学生 1. 1 万。②另保留有学塾 19 所。③所列印尼、马、新等国资料为 1949 年的，而泰、菲、印度支那各国为 1946 年的。  
资料来源：陈国华. 先驱者的脚印——海外华人教育三百年. Royal Kingsway Inc. Toronto, Canada. 1992. 317, 323, 335, 340, 354, 355.

历史上中国人开始大规模迁移海外时，中国处于封建宗法社会，宗族是中国社会结构的核心，乡土地域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移民族群在人地生疏的移入国仿照他们所熟悉的社会组织模式，将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结构移植于当地社会。为了维护族群利益，宗乡会馆，社团组织应运而生，同姓的为宗亲会，从血缘发展到地缘基础，出现各种会馆或同乡会，更大为说同方言的人群，福建帮，潮州帮，客家帮等。华侨华人将宗乡组织作为他们借以团结自身并维系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社会组织。由于宗乡会馆和各种业缘组织关系十分密切，它所形成的人际关系，信用关系，对于华人在商业、贸易和整个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的稳定，曾起过巨大的促进作用。

随着 60 年代以来华侨社会演变成华人社会，华文教育日渐衰落以及年轻一代宗乡观念逐渐淡薄，宗乡会馆面临严重挑战。其中新加坡的宗乡会馆适应新形势，进行“改革自新”，取得很大成就。新加坡九大会馆曾于 1984 年 11 月召开全国性研讨会，于 1986 年 1 月宣告成立宗乡总会，组织了一系列生动活泼有教育意义的活动，如出版会刊，制作华人历史纪录片，推动华语运动，发挥了传播中华文化的功能。宗乡会馆本身也由此出现生机。

近年随着华侨华人经济实力的增强，出现了一百多个华人地缘、血缘与业缘的世界性组织，如世界华商大会、世界客属恳亲总会等。同时，相应的宗乡会议频频召开，华人的横向联系空前扩大和活跃。华人社团于组织上趋向国际化之时，活动内容更多的涉及经济领域。如国际潮团联谊大会多次年会研讨经济问题都占会议内容的瀝。1989 年在新加坡福清会馆举行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主席团暨会员代表大会时，“世界福清同乡商品展销中心”同时开幕，生动体现了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宗乡大会与宗亲联系赋予新的活动内容。

2. 4 华人族群的双重认同

自 1955 年中国同印尼签订关于华侨华人国籍问题的条约之后，大多数中国海外移民选择加入所在国国籍。这一移民族群，在多数取得所在国国籍，成为该国公民之后，实际上是以少数民族（新加坡除外）的资格参与所在国的社会生活。他们往往有双重认同，一方面，作为所在国公民的社会群体，必须在政治上认同所在国，依法履行对所在国社会的职责，融入当地社会，为所在国的发展作贡献；另一方面，作为华人族群，它保持自己的种族与文化认同，有着关系族群自身整体利益的问题，如争取经济、政治、文化的合法权益、平等地位等等。华人族群于当地主流社会的融入，不是以抹杀自己的特性以至族群的消亡为代价，而是对所在国履行义务，尊重当地原住民之同时，坚持华人族群的文化特性，以自己的智力、财力，与其他民族共同为当地社会的繁荣和进步而奋斗。华人族群的双重认同，在思想感情上往往体现为双重感情。他们必须效忠于所在国，因为该国是第一祖国，然

而，由于他们是炎黄子孙，他们不会忘记民族的根，内心深处蕴藏着对祖籍国眷爱娘家一般的感情，中国的兴衰也是他们关切的事情。

当然，华人族群在政治上对所在国的效忠以及世代在当地居住的结果，实际上华人所保持和认同的中华文化是一种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一种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并融合西方文化和当地文化而形成的华人文化，这种文化至今仍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由于各地文化背景不同，华人文化的当地化呈现出地域差异。在北美、欧洲与大洋洲的发达国家，华人文化的当地化以适应并吸收西方价值观念为主，在东南亚、拉丁美洲、南部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华人文化的当地化指适应并部分地吸收不仅是当地原住民文化，而且还包含已渗透于当地的西方文化，这是因为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曾长期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西方文化对这些国家影响很深，对华人也有较大的影响。

在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华人已被同化。然而，即使是在一些实行同化政策的国家，华人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种族上都是难以消亡的。印尼华人在强制同化下仍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族群意识。泰国华人同化程度高，也仍被认为是泰国最大的少数民族而存在。众所周知，华人族群的存在是以种族和文化的同时存在为前提的。源于中华民族的种族意识，以及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华人文化意识，共同构成了华人族群存在的文化心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华人要求保持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斗争实质上就是一个争取华人族群作为少数民族地位的问题。华人中许多有识之士竭力倡导中华传统文化，正是着眼于华人固有文化的保持或消亡对于华人族群发展或消亡所起重大作用。

## 2.5 不同地域华人族群特色鲜明

二战后，在华侨华人社会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中，世界各大区华侨华人族群显示出不同特色。北美华人呈现高科技人才型，有6位华人得诺贝尔奖：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北美华人大企业集团向高科技类型发展。近年美洲华人参政很突出，美国华盛顿州州长是华人，特立尼达多巴哥财政部长是华人，巴巴多斯前总理也是华人。欧洲华人传统经营餐饮业类型，近年科技教育学者增多，参政意识日渐浓厚。东南亚华人在菲、泰、马均参政。众所周知，菲前总统阿基诺夫人是华人。海外华人参政实际上始自马来西亚，并且已有40多年历史，不仅组建了华人的政党，而且参与执政。泰国自1932年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以来，出任政府内阁总理的华裔政治家就有8人。在差猜·春哈旺任总理时，在44名内阁阁员中，有中国血统的占半数以上，包括差猜总理本人。当今泰国总理川·立派也是华裔，汉名吕基文。总体而言，经济是东南亚华人强项，或者说，东南亚华人为经济优势型族群。

华人族群虽为所在国少数民族，但在东南亚各国获政治独立时，其经济实力远比原住民强大，于是，当地民族主义政府一方面对华人实行限制、歧视、排斥之政策，另一方面又力图促使华人同化于当地民族。根据作者对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实地调查，作者认为，东南亚各国华人族群融合程度差别很大。泰国为高度同化型。菲律宾为部分同化型。印尼是种族隔离型。马来西亚基本是民族和谐型。新加坡为华裔主导型。同化程度的差别是由于各国历史发展、社会经济条件、结构、文化教育背景，以及对待华人政策等的不同造成的。各国华人族群社会显示出其复杂性和多样性。然而，东南亚华人与世界其他各地华人一样，同出于一个民族根，都希望振兴中华，有一个稳定、强大而富有的中国。

### 3 结论

中国移民族群与移入国民族并肩开发经济, 维护民族独立, 不同程度地融入所在国主流社会, 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加入移入国国籍, 在政治上效忠所在国之时, 这一族群整体体现了民族意识和文化属性之保持与变异, 传统华人社会结构之移植与发展, 为所在国履行社会职责之时, 亦热切希望祖籍国日益强盛并在实际上给予支持。在深刻理解不同地域华人族群所居地位与作用之时, 国家应高度重视这一族群能力之发挥, 在振兴中华, 实施 21 世纪可持续发展中充分发挥其优势。

#### 参考文献:

- [1] 庄国土. 对近 20 年来华人国际移民活动的几点思考.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1997(2).
- [2] 陈秀容. 印尼华人经济活动在民族化和后民族化时期的变化.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1995(3) 63~66.
- [3] 广东华侨研究会. 泰国侨情手册. 广东, 1991. 59.
- [4] P. T. CISI Raya Utama. Survey on Chinese Indonesian Companies and Their Foreign Investment, 1993.
- [5] 汪慕恒主编. 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研究.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5. 36.

## A research on migrating patterns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ethnic groups

CHEN Xiu-rong

(Institute of Geograph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There was a long migration history of overseas Chinese. The largest scale of the migration appeared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 At present the population of ethnic Chinese amounted to over 30,000 thousand. Ethnic Chinese have exerted important impacts o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any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is paper briefly reviews the migration history of overseas Chinese which emigrated in different patterns, analyzes its distribution pattern in the world and how it came into being. On the basis of revealing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of ethnic Chinese to the local resources exploit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progress and national independence, research on the following aspects of the ethnic Chinese was done: their Chi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cultural attribute, traditional social structure, their political, racial and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their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patterns of degrees to which ethnic Chinese integrated themselves into the mainstream of local society. The paper emphasizes that at present the position and the role of ethnic Chinese in different regions should be deeply understood,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vitalizat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highly appreciate the ability of these ethnic groups.

**Key words:** China; overseas migration pattern; migratory ethnic groups' characteristics